

海浪边的银幕

□东海小鱼

我的少年时光是在东极的庙子湖岛上度过的。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岛上的我们来说,看一场电影是件顶稀罕的大事。幸好有驻岛部队,团部就驻在庙子湖,我们因此比青浜、东福山那些岛上的伙伴多了不少“眼福”。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心里便会装满好几天的幸福感。

放映点设在炮台岗墩,是山顶一块难得的平地,也是战士们的篮球场。从家里过去,得沿着部队修的海防公路走上半个钟头。一听说晚上有电影,整个岛都活跃起来。家家户户早早升起炊烟,孩子们更是急不可耐,胡乱扒几口饭,就搬起小板凳,呼朋引伴地往山岗上赶。若是家里来了客人,那待遇更高——我们得扛着家里的长条凳去,提前给客人占好位置,散场后再吭哧吭哧扛回来。这大概是我们能想到的、最隆重的待客之道了。

场子里的座位自有默契。放映机前那块四四方方的地界,永远是留给解放军叔叔的,岛上的大人小孩都自觉地围着那块“核心区”,在四周摆开自己的凳椅。那时候年纪小,电影情节多半是囫囵吞枣,凑热闹的心思远大于看懂故事。我最盼的,其实是电影开演前的那阵喧腾。各连队之间总要“拉歌”,那场面,至今想起还让人心头滚热。只听这边喊:“守备连,来一个!”那边应:“一二三,快快快!”节奏分明的掌声哗啦啦响起,像一阵急雨。接着,战士们憋足了劲的歌声便炸开来,《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歌声嘹亮得仿佛能把海上的雾气震散。那声音混着海浪的节拍,在山顶盘旋,能把人的血都唱沸了。这拉歌,成了每场电影雷打不动的序幕,比正片还让人惦记。

电影不是天天有。逢“八一”、春节,放映的次数就多一些;若是刮起九级以上的大风,或是下雨,那肯定没戏。为了不白跑一趟,岛上的人们都练就了“侦察”的本事。眼睛尖的会盯着码头,只要看见交通船或登陆艇靠岸后,有战士拎着那几个方方正正的铁片盒子上岛,消息立刻就像风一样传开:“晚上有电影看喽!”也有人留意部队的动静——驻扎在最南边的炮兵连,要是傍晚时分战士们拎着小板凳列

队往团部去,那也准没跑。军民关系亲厚,部队有了好消息,总会想办法让我们知道。

有一年暑假,我住到青浜岛外婆家。岛上黄胖山也驻着一个连队。有一天听说连里要放电影,我可乐坏了,缠着二舅舅一定要带我去。二舅舅是岛上有名的文艺积极分子,谁家喜事都爱请他唱上一段,我也最爱跟在他后头。他拗不过我,却再三叮嘱:“路上可别睡着了!”我把胸脯拍得砰砰响,保证一定精神百倍。

那一路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到了黄胖山,和青浜岛的新伙伴们疯跑玩耍,早把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电影才放了一半,我的眼皮就开始打架,海风一吹,更是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就歪在舅舅身上睡了过去。最后还是舅舅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回家。结果,第二天我就发起了高烧,怕是在山上着了凉。外婆心疼得直数落舅舅没照顾好我。看着舅舅挨训时无奈的样子,我躲在被窝里,又难过又羞愧,都是自己贪玩惹的祸,却让舅舅平白挨了一顿骂。

在所有看过的电影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放映那天,听说青浜岛那边就摇过来十几条小舢板。那种小木船,全靠人力摇橹,在海上颠簸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庙子湖的后岙,下船还得再翻山走二十多分钟。可那天晚上,炮台岗上真是人山人海,连周围的小山坡都站满了人。随着剧情推进,抽泣声开始零星地响起来。到后来,整个场子都被压抑的哭声淹没了,甚至有人忍不住嚎啕出声。电影结尾,兄妹团聚的亮色那么微弱,根本驱不散漫山遍野的悲伤。散场时,许多人都红肿着眼,默默往下走,好半天都回不过神。那哀婉的歌声,好像粘在了海风里,一路跟着我们回家。直到今天,我偶尔还能哼出那句:“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

如今,露天电影早已消失在时光里,炮台岗墩或许也变了模样。但每当想起,耳边总会先响起那山呼海啸般的拉歌,眼前浮现出银幕的光投在密密麻麻、聚精会神的脸庞上的景象。那不只是电影,那是一代人的美好夜晚,是海浪声中永不散场的光影记忆。

老夫老妻漫步“婚姻园”

□安然

2026年1月9日是我们夫妻俩结婚55周年的日子。当天中午,阳光明媚又暖融融的,老夫老妻来到东港莲花洋公园,兴致勃勃地漫步于“婚姻园”,以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

缓步迈上婚姻园正门的台阶,看到的是两条鱼形的标志牌“普陀区婚姻登记管理中心”。还有一座含义深刻的雕塑,两枚硕大的银色戒指相交一起竖立在前,闪耀着银色的亮光。

沿着标有双喜的红色步道,来到了婚俗文化展厅,厅前两边柱子上一副对联“相亲相爱莲花洋畔共赴一世情缘,花好月圆东海之滨缔结天作之合”。厅内展示着传统婚俗“三书六礼”以及不同时代的婚俗文化;其中“彩船迎亲”“阿姑代拜堂”,是具有海岛特色的婚俗文化展品。海岛之间男女青年有婚约,隔海过洋的必须要用彩船来迎接新娘子。“阿姑代拜堂”是怎么回事呢?在结婚时,新郎因在海上捕鱼或外出不能及时回来参加婚礼,于是,就由阿姑代替新郎与新娘拜堂。在婚俗文化展厅里还摆放着一顶漂亮的花轿。

没走几步来到颁证厅前,颁证区域设有集体颁发结婚证书和传统婚礼中的拜堂成亲场景再现功能。还有户外颁证草坪,背面是普陀山和莲花洋,象征着山盟海誓。中间竖立着一个高大的红双喜。草坪另一边放着一辆“南瓜马车”。

从草坪出来就是“1314(一生一世)爱情”长廊,每道拱形彩门是由月季花环绕而成,以大红色的月季花为主,点缀着粉红色的月季花,还有翠绿色的叶子扶持,盛开的月季花显示出喜庆。

我们俩边走边看边聊,聊我俩的婚姻过程,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乡村婚姻上有这样说法:门当户对,篱笆对篱笆,墙门对墙门,意思是穷苦人家对穷苦人家,富裕人家对富裕人家。当时,由于我家贫困,她的母亲对我俩的婚姻不同意,想将她嫁给富裕的渔民。老婆却执意要嫁给我,她说:“那时我年轻没想那么多,只是喜欢你的职业(教师),虽说‘七教书八讨饭’,但教书育人是高尚的

事业。再是你勤劳,肯吃苦。”于是,我俩在1971年1月9日结婚,有些程序省略了,没有办定亲酒,彩礼也很少……随着岁月流逝,至今结婚55年了。

老夫老妻手挽手,不知不觉来到了13道彩门,每道彩门展示的是结婚后的纪念称谓,结婚一周年称谓“纸婚”,两周年为“棉婚”……五十周年为“金婚”,金婚也是婚后的第二次大庆典,婚如金坚,爱情历久弥新。

来到五十五周年的彩门前,我俩停下了脚步,我边走边念:“结婚五十五周年称为‘绿宝石婚’,经过55年磨炼的婚姻就像绿宝石一样经典、耐人寻味,夫妻之间少了恋爱的甜蜜,却多了亲人的温情。”老婆拿出手机在彩门前拍照留念。

我驻足在这道彩门下,回忆了结婚时的情景:当时我给她买了一套新衣服,结婚那天,她邀请两个要好的女友作为伴娘,走着来到我家。几桌结婚酒是堂叔帮我张罗的。结婚后的第二天,母亲偷偷地对我说:“办酒的钱不够,是向堂叔借的;买米的粮票是向大舅妈借的,你们得去还好。”

我温和地拉着老婆的手说:“感谢老婆与我一起省吃俭用,同甘共苦,不到一年还清了债务。”老婆笑着说:“做了夫妻,就是一个家,建设美好家庭,是共同的责任。”接着她又说:“结婚55年了,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别‘淘古’了。”我深情地说:“一个男人,最大的靠山是老婆,就是穷得叮当响,只要老婆还在家守着,这个家就垮不了。钱再多,本事再大,要是把老婆弄丢了,这个家也就散了。能陪着我吃苦享福、白头到老的只有老婆。”的确,老夫老妻55年来相濡以沫,风雨共济,从清贫逐渐走向了富裕和幸福……

冬日的太阳偏西了,从莲花洋吹上来的风,拂在脸上,带着些寒意。老夫老妻手挽着手来到婚称“金刚石婚或钻石婚”的六十周年彩门前,它象征着夫妻之间的爱情像钻石一样坚硬且耀眼。老婆笑着说:“老头子,努力哦。”我拍了拍她的手,回以会心的笑。



AI制图

普陀婚姻登记中心户外草坪 佳依摄